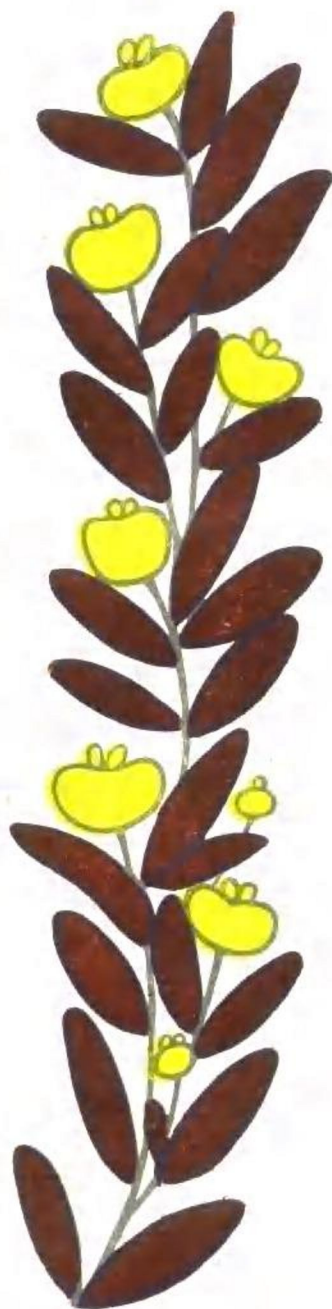




父子研究

25



儿童文学研究

第二十五辑

目 录

贺宜同志谈儿童文学	樊发稼	1
与青年朋友讨论儿童文学	阮章竞	7
儿童生活和成人生活	任大星	11
儿童文学的思考	金燕玉	17

儿歌韵律浅谈	聪 聪	24
在童话的王国里散步	圣 野	35
“文贵肖题,各从其类” ——谈《聊斋》的拟人化手法	雷群明	37

从《盐丁儿》获得的几点启示	谷斯涌	42
评王宜振的儿歌集《摇篮里的歌》	朱 星	50

陈丹燕作品引起的思索	刘绪源	56
------------	-----	----

喜读“六一诗丛”	王济民	63
从“感憧团”说起 ——评中篇小说集《画彩虹的孩子》	马绍娴	67

淡淡的、深深的悲哀 ——读《第 691 种烟壳》	由 岑	72
给孩子一点快乐 ——《喊泉的秘密》后记	高洪波	75
我和少年儿童刊物	杭 苇	80
我愿为儿童写作	颜一烟	89
儿童文学	王石安译	96
联邦德国的几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韦 苇	100
欢乐淘气的伙伴 ——《评小飞人三部曲》	梅 沙	109
现实的世界与幻想的世界 ——读罗达尔童话《奇异的巧克力工厂》	孙建江	116
金近童话概论	洪汛涛	121
郭沫若的儿童诗	盛巽昌	129
一九八六年儿童节五人笔谈会		139
封面设计 徐守源		
本期尾花 陈 新		

樊发稼

贺宜同志谈儿童文学

编者按：本文所记，虽是贺宜同志几年前对儿童文学的看法，但此中论述的几个问题，今天看来仍有参考价值。特此刊出，以飨读者。

贺宜同志是我敬仰的一位儿童文学老作家。他于一九三三年创作第一篇童话《蛟先生和他的联盟者》，此后，数年如一日，为孩子们写了大量作品，包括童话、小说和诗歌，同时还写了不少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文章，出版有《散论儿童文学》、《小百花园丁杂说》、《童话的特征、要素及其他》等理论著作。贺宜同志既是我国成就卓著的儿童文学作家，又是有影响的儿童文学理论家。象他那样毕其一生为儿童文学事业奋斗，而且能够做出重大贡献，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为数不多的。

我在少年时代即读过贺宜同志的许多作品，不少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上大学之后，又读了他一系列的儿童文学理论文章，获益匪浅。但我一直没有机会见到他。直到我由工业部门调到文学研究单位之后，获得一次出差上海的机会，便首先想去看望贺宜同志。在去看望之前，我就得知他身患疾病，所以只望能见他一面，捎去北京儿童文学界一些朋友对他的问候，别的不想多谈，以免有扰他的休息养身。当我“按图索骥”来到他的美丽园寓所时，他正在接待一批来访客人。十几分钟后，客人离去，贺宜同志便热情地和我交谈起来。他亲自为我端椅斟茶，平易质朴，毫无大作家的架子。当我向他通名报姓后，他表示知道我，看过我写的一些东西，并对我转到儿童文学研究岗位表示“热烈欢迎”。整个谈话过程，无拘无束，如叙家常，气氛十分亲切融洽，两个多小时似一晃而过。下面是我的一些提问和贺宜同志的回答，时为一九八一年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

问：贺宜同志，听说您身体有病，我不想多打扰您，主要是来见见您，问候您。看到您脸色红润，精神很好，我就放心了。

答：谢谢你。我的病情我自己知道，还不轻哩。你看到的是表面现象，其实情况很糟，不能出门。不过我的脑子还好，我还在不断地写作，十年浩劫白白浪费了宝贵时光，太可惜了。现在我要努力多为孩子们写点东西，年纪大了，又有病，来日无多，更要抓紧啊。

问：您觉得当前儿童文学形势怎样？

答：形势总的很好。自一九七八年在庐山召开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以来，情况越来越好，创作越来越活跃，新出了一些儿童文学刊物，四川成立了少年儿童出版社，不少地方出版社成立了少儿编辑室，有的还联合出一些丛书、文库（有知识性的，有文学性的）。这些都是让人高兴的事。儿童文学园地越来越多了。

问：对目前儿童文学作者的状况您怎么看？

答：现在投稿的人很多。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作者队伍比较薄弱的局面。投稿人多并不表示作者队伍强大。许多作者还没有成长起来，从创作的角度，他们还没有成长到发表好作品的程度。不少刊物和出版社都感到作者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现在组稿都集中在少数比较老的、创作经验较丰富的人身上，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扭转，很不利于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作者，儿童文学刊物、出版社编辑部要在自己的周围扶植、培养起一批青年作者。在这方面，要舍得花大的气力，具体帮助作者，指导他们，培养他们，包括给他们修改作品，总之要给他们切实的帮助，使之成长起来。这是发展儿童文学创作的百年大计。

问：对各地的儿童文学刊物您有何观感？

答：现在刊物渐渐多起来，这是一件好事。例如天津的《童话》丛刊。湖南的《小溪流》，贵州的《幼芽》，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朝花》，《贵阳晚报》的《童心》儿童副刊，还有各省几乎都有一个综合性的儿童刊物，也登一些文学作品。我因为身体不好，精力不济，

看得不多。总的印象都不错。我希望这些刊物越办越好。

问：贺宜同志，您写过不少童话，对童话理论也很有研究，希望听到您对当前童话创作的意见。

答：去年（一九八〇年）童话创作比较活跃，作者多，作品也多。据我看，现在童话水平略胜于小说。当然，童话作品特别好的也不是很多。关于小说，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些受到批判的作品，如《“强盗”的女儿》、《三月雪》，看后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现在有些作品看后留不下印象。《儿童时代》杂志前年（一九七九年）搞了一次小说征文，投稿不少，但选出来的作品，质量也不是很高，但通过征文，对小说创作有促进。《儿童时代》还搞儿童剧征文，这也是一件好事。儿童剧应该好好提倡一下。现在孩子们没有适合于他们的好戏看，是个大问题。儿童剧是个薄弱环节，剧本本身是文学作品，应该抓一下儿童剧的创作。

问：我听到一种意见，认为儿童文学应以童话为主。您觉得怎样？

答：在儿童文学这个小百花园里，各种花葩尽可争奇斗妍，各显神通，但我以为应把儿童小说作为主体，作为重点。从“五四”到解放前，形成一种倾向，就是儿童文学以童话为主。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儿童文学一开始受外国童话影响比较深，不少外国童话介绍到中国来。叶圣陶、张天翼这样的大家，童话创作成就高，影响大。另外，在那时候没有言论自由，对旧社会的黑暗现实不能赤裸裸地反映，禁忌很多，触犯了就要遭到迫害，于是只好搞影射，象征，而这，写童话就比较方便，所以童话作品比较多。解放以后，情况不一样了，这种情况应有所改变，应转到以小说为主。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儿童小说创作比解放前活跃多了，出现了一批好作品，但也未形成小说为主的局面。再往后，小说逐步占了优势，童话越来越少，待到极“左”路线猖獗，写童话被斥之为“别有用心”、“借古讽今”，童话创作停顿下来，在“文革”中童话等于被判处死刑，几近绝迹，这当然是不正常的，要不怎么叫“十年浩劫”呢。到粉碎“四人帮”后，童话一下子又抬头了。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品

种，孩子们喜欢，还是应该大力发展。我过去童话写得比较多，也很喜欢这种样式。但童话总不该成为儿童文学的主要形式，应让位于儿童小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小说更能直接反映生活。当然童话也要反映生活，但它是通过折射的方式来反映，要写得好，真正吸引孩子，又富于教育意义，很不容易做到。现在童话似有压倒一切之势，出书也是如此，凡童话稿，出版社最愿意要；最不愿意要的是儿童诗，儿童诗集只能印三、二千册甚至一千多册，还不如解放前，解放前儿童诗集也有印千把册的，但那种情况也比较少，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还印这么少，太讲不过去了。现在只有童话才有可能印几万册，这种现象不正常。现在儿童小说销路也不好，诗集最不受欢迎，不是孩子们不喜欢诗，而是“四人帮”把诗的名声败坏了。

问：我也是儿童诗作者，我认识不少写儿童诗的朋友，大家都有些苦恼，觉得儿童诗不受重视，有些刊物发儿童诗很少，发一点是为了点缀版面，作补白。

答：儿童诗还是需要的，它也是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品种，不重视是不对的。儿童文学刊物应该拿出一定比例的版面来登儿童诗。好的儿童诗，孩子们是很喜欢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儿童诗的艺术质量。所以也不能完全责怪发行机构，有许多诗确实写得不怎么样，也要从作者、作品方面找原因。“文革”前，我们还是有不少好的儿童诗。象柯岩的儿童诗，《小兵的故事》等等，都写得很有特色，在国内我认为她的儿童诗是相当好的，老少咸宜，成年人看了也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儿童文学作品，对象是儿童，但艺术性强的，非儿童即大人也可以接受，也会发生兴趣，就是说，不仅小孩喜欢，大人也喜欢。儿童诗也一样。有些作品，只是大人喜欢，小孩子不喜欢，也不能算成功之作。有些儿童诗大人小孩都不喜欢，艺术性太差了。任溶溶的诗，也是很有儿童特点的，构思、语言都不一般，读后不容易忘记。还有金波、圣野、张秋生等，也都写了不少好诗。但是，有许多作者发表出来的诗，大部分写得平平。儿童诗创作不景气的状况应当改变。儿童诗要写得新，要有新的构思，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语言，新的意境，要琅琅上口，易于孩

子记诵。多有这样的作品就好了。我是喜欢童话的，以后也想写点小说，写点诗。

问：贺宜同志，请您谈谈对儿童文学理论和评论工作的看法。

答：这方面工作很重要，太重要了，应该大力加强。现在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太少了。儿童文学要上去，靠创作，也要靠理论。理论指导创作，推动创作。你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为全国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只有一、两个人研究儿童文学是不够的，最好争取成立一个儿童文学研究室。现在我们有些好作品发表了，出版了，就无声无息，没有评论，引不起人家的注意，这是我们儿童文学作家的悲哀。

问：现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的园地比较少，这个问题也要解决。

答：是的。我们上海有个《儿童文学研究》刊物，这么大一个中国，就这一个理论刊物怎么行？陈模同志讲，要办一个《中国儿童文学评论》刊物，我很希望能搞起来。对创作上的问题及时提出来研究、讨论、争鸣，可以对创作起到促进作用。《儿童文学研究》刊物，重点在“研究”二字，如何做到这点很重要。它应当从理论上研究创作规律，总结作家的创作经验，研究创作倾向，对新作要及时评析，肯定好的，指出不足。有些有关儿童文学的史料、资料，也应介绍，供今天从事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同志参考。有些有成就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有什么创作心得和体会，也可以写成文章发表，这不仅对作家自身是一种有益的总结，对广大作者也可起到交流作用。《儿童文学研究》开始是比较注意的，现在做得不够。我以为顶要紧的是对当前的儿童文学创作，理论刊物要担负起评论、研究的任务，读者的反映也要在刊物上体现出来。我觉得我们中国儿童文学的确有个最大的薄弱环节，就是我们的作品，我们自己很不注意，其他文艺界不注意也还情有可原，我们儿童文学界自己不注意就很不应该了。中国儿童文学在国外很受注意，日本有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它的机关刊物就是《中国儿童文学》，专门介绍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我们自己却没有专门研究儿

童文学的机构,实在说不过去。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不管是好是坏,没人理睬,自生自灭,实在令人遗憾。现在成人文学刊物,发表儿童文学评论,真是千载难逢,我们儿童文学界自己不注意这个工作,很不应该,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很大缺陷,应该抓一下。有些作家搞了一辈子儿童文学,中年作家也有这么多年的创作实践,总有些经验体会,都应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论,以及对有影响、有特色的青年作家的分析评论,这些工作都应切实重视起来,很快抓上去,这样,我们的儿童文学才能提高,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起来。

根据和贺宜同志的谈话记录整理



阮章竞

与青年朋友讨论

儿

童

文

学

你向我提出关于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中的问题，我也说不清楚。现在只能把我的想法、主张，同你交换意见。你问现在儿童文学是否要承担教育任务，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认为当前我国的儿童文学，承担着二十一世纪灵魂工程任务。

我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迈向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人们思想，十分活跃。文学思潮，汹涌澎湃。教条主义，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鸵鸟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泼头盖脑的冲击，使不少人，从迷迷糊糊的半睡眠状况中，清醒起来。这是多么好啊！我常想，在人类已经登上宇宙星球的时代，如果没有这个冲击，说不定我们还压在两个“凡是”的金钟罩底下，做类似“早请示，晚汇报”的新宗教蠢事哩！用共产主义理想武装起来，经过长期的无数革命先烈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铸造出来的新中国，产生了不少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而儿童文学则是它的重要部分，但是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我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这样伟大的时代，理应产生更多更感人、经得起时间考验、震惊世界、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好作品。我们有这样的作品。但我们也有以“伟大的谦虚”自豪而妄自菲薄、评价过低，不轻易主动地、有意识地向外介绍。中国文学独特，如果没有我们一些翻译家的辛勤努力，没有外籍华人和懂得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的帮忙，恐怕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进入世界儿童文学宝库会更少，也许还要再加上我们努力不够，等等。这些可能都是原因。之外，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原因：创作上

的清规戒律太多，使作家无法展开想象翅膀产生更多更好的作品。我常想：老天爷并没有给古人、外国人赋予特别的聪明智慧。那为什么古人、外国人就能写出久经时间考验的好作品，而我们就不能呢？我想绝对不是。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已经证明：现代人比古人强得多。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智弱。我们常见到不少外籍华人，一点也不比白肤色人无能！依我看，不管古代作家、外国作家，在创作上，都没有我们那么多清规戒律紧箍咒，他们敢想敢说敢写。创作上的思想束缚，作家只能按上帝意旨、圣经条文去创造作品人物，它的结果，只能个个都是约瑟、约翰、马可、圣婴、圣女，而反面人物都是犹大。

今天好了，作家有了创作自由。这真是来之不易啊！

但是有了创作自由，是不是作家就可以随心所欲，作家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呢？是不是如你信中提到有的作家认为“创作不需要有主题思想”、“作品只是作家的心灵世界”呢？可我从没有发现有不吃人间烟火的人和他写的作品。相反，每篇作品都反映了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理想情趣，作品会告诉读者，不管作家承认不承认，今天的中国作家承担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有理由希望通过他们的作品，去影响、帮助读者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外国作品中，多少“上帝”、“主啊”、“阿门”等等词句？多少祈祷划十字等描写？在我国现代的作品中，完全不出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等等的词，是不可能的。近年维纳斯、丘比特那么多，而对我们军事题材中的英雄人物，一见就那么反感，是什么思想感情？专靠政治概念、口号来进行创作，恰恰证明是作家本钱不多，缺乏扎实的生活基础，缺乏丰富的群众语言库存，因此，也不可能写出感人的作品。

当前文学思潮，十分活跃，不少理论主张，很发人深思，值得探索研究。但是也应该结合改革中的我国实际，文章起码要言之有物，中国人能看懂。我的文学基础，先天不足，老实说当前有些高超的理论文章我就越读越糊涂。提倡者光暴跳如雷，拿着“不懂”两字回掷象这样的读者，是打不开头脑的。我读文章作品、看戏、听

唱歌，不管什么主义、流派、体系，主要是通过作品给我的感受，引起共鸣如何来判断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理论能启发读者对作品的认识或加深认识；理论也能促进作者自觉地去探索、追求，产生更完美的作品。但是，虚玄、朦胧的理论，也会使读者作者越读越糊涂，“人们不懂，慢慢就会懂”了。不是都说我们正处在开拓时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那么做文章的，就更要珍惜读者的时间，不是有几位名人说，跳迪斯科是八十年代青年不可缺少的精神补品嘛，那么写得明白易懂一些，不是更可以去跳迪斯科吗？

负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任务的思想领域，当然包括文学领域在内。但是在一个很长时间里，不大讲这个理想了。它好象已经过时了，吃不开了。作家只是追求“美”了，诗人只是“创造诗人的心灵历史”，那么，写出的作品为什么又要千方百计地创造“关系”在报刊发表和出书呢？我认为这是假话！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作家、诗人的作品不想得到更多的人读，更多的人说好的。这种“美”、“创造自己的心灵世界”论，“离生活越远才越能产生惊人作品”论，在儿童文学上，除为了达到炫耀主义、“高超”、“新奇”还能说明什么呢？这是不是思想倒退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可能多方面的。我认为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社会的经济破坏严重性是不待说了，我看更严重的破坏是摧毁了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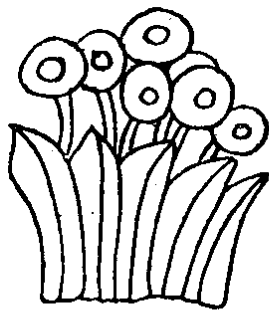
我真想不到取得了人类历史胜利，各方面都迅速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中国，却出现了一个僵死的教条，古怪的迷信，人为的蒙昧时期。有几人敢坚持真理？在那时候，曾受过错误批判打击的，是很难忘记的。他们上山下乡，远发边疆，现实生活疑问重重，无法理解，拨乱反正，他们重新获得自由，理所当然要从他们的遭遇中去寻求答案；在他们的作品里，对这段历史提出思考、求索完全是应该的。

由于左的思想所造成的结果，思想搞乱了，在一些人的脑子里产生了对理想、信念的怀疑和动摇。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曾经为民族和人民解放而起过巨大作用的创作方法——革命现实主义、

革命浪漫主义,和接受这个创作方法产生的作品,现在似乎是最讨厌不过的东西了。一位曾以极其热烈的腔调,赞扬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而登上理论讲坛的理论家,转向了,忽地一下变成为否定使他成名的历史,他那抨击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的“高超名言”：“我们不信”四个字,前两年得到一篇关于诗歌的“高论”,用来判处以往全部诗歌的“死刑”。那激昂慷慨的气氛真是“可歌可泣”！可是,现在高唱入云的现代主义,我还没见到有个什么清楚的,能使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中国人得到一个明白易懂的权威定义和解释。我总觉得现代主义这个主张复杂,流派众多,概念纷繁的大拼盘中,有一些东西,值得学习探讨。但是,好象唯有现代主义的文学才能配得上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是胡拉硬扯！

作为创作方法,美学原则,任何一种创作体系、主义、流派,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每一个成功的作品,总要有作家的想象力,心灵寄托;通过想象达到艺术的美,都反映了作家的内心追求世界的意念。写给孩子们看的文学作品,更是寄托这种美和心灵的追求。没有想象、没有心灵追求的作品,是没有的,至少不是个可读的作品。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七日



儿童生活和成人生活

任大星

在我国儿童文学界，人们常常使用这么一个专用名词：儿童生活题材。

我对此作了一些调查和研究。根据我的调查所得，我以为，这个专用名词似乎把事情说得太绝对化了，不大符合实际，不大科学。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总是看到儿童和成人生活在一起，从来也找不到一个完全脱离成人生活而存在的“小鲁滨逊”，学校里是这样，家庭里是这样，社会上更不消说；就算有时候在某种场合下儿童暂时离开了成人，但他们说的、想的也总是离不开成人。

于是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纯粹的儿童生活题材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除非世界上有那么一个由永远不会长大的儿童们组成的小儿国。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在咬文嚼字，多此一举，自寻烦恼！我们说的儿童生活题材，指的就是以儿童为主人公的作品的题材，即以儿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题材嘛！你只是在字面上做文章，这样的立论是缺少实际意义的！”

是的，假如人们提的是学校生活题材、家庭生活题材，而不经常出现这个儿童生活题材的专用名词，我就不想多此一举了。

我的立论恰巧是由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引起的。我相信，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儿童生活题材这个专用名词不无关系。

问题之一是：如今我们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面太狭了。我这儿着重指的是，我国当代的“成人文学”作家很少有同时写儿童文

学的(我说是很少,而不是没有)。看看国内外历史上的“成人文学”作家们吧,太远的不去提他们了,就从近一两百年左右的世界文学中看:著名的游记作家亚米契斯写过著名的儿童小说《爱的教育》,狄更斯写过《雾都孤儿》,司蒂汶逊写过《宝岛》,托尔斯泰写过《小哥儿俩历险记》,屠格涅夫写过《白静草原》,都德写过《最后一课》,莫泊桑写过《我的叔叔于勒》,契诃夫写过《万卡》和《晒》,马克·吐温写过《汤姆沙耶历险记》,高尔基写过《童年》和《人间》;在我国五四以来的著名作家中,鲁迅写过《社戏》和《孔乙己》,冰心写过《寄小读者》、《陶奇的暑期日记》等等,张天翼写的儿童文学作品那就更加多了……

可见,儿童文学一向不是儿童文学作家们“包产”的小土地,它历来也是“成人文学”作家们共耕的“大田”。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我国,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专业分工,却似乎越来越职责分明,老死不相往来了。

当然,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里面,把儿童生活看成为一个绝对化的题材概念,无形中起着消极的作用。

几年前,曾有一位儿童文学编辑去向一位“成人文学”作家约稿。那位“成人文学”作家感到突然而且为难了,说道:“叫我写儿童文学作品,可找错对象了。首先,我熟悉的只是工人生活;我头脑里的儿童生活题材是一个空白啊!”

这样的“谦虚话”我们常常可以从某些“成人文学”作家的嘴里听到。看来,既然儿童生活在他头脑里是一个空白,那末,这位作家在刚出娘胎的时候,肯定就是一个年满十八岁的法定公民无疑了。问题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位作家在人们中间深入生活的时候,他所遇到的男女工人和他们的长辈亲友,都一到年就做过绝育手术的了;他们也丝毫不曾为教育、抚养后代人去操心和承担责任了。好一个“和尚、尼姑式”的“成人国”世界。可惜这样的“成人国”连最富幻想色彩的童话作品和神话作品里也不曾出现过——观音大士的身边还有一个善才童子。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时候,丢掉了人类社会生活中当之无愧的重要成员儿童,那

末,他不仅写不出儿童文学作品,他也写不出好的“成人文学”作品——因为成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或同辈小伙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他们自己也都是由儿童变成成人的。任何人类社会都是由成人和儿童一起构成的;不了解儿童,也就说不上全面深入地了解社会。

儿童生活题材的提法,正是给这位“成人文学”作家的片面观念作了有力的反证——仿佛儿童生活和成人生活真是相互隔绝的。难怪他认为约他写儿童文学作品是找错对象了。其结果,在儿童文学的园地上,就越来越难以吸引“成人文学”作家来参加耕作。

问题之二是: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不易摆脱题材狭隘的倾向;与此相关连,思想意义也往往不深。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虽有了空前的发展,新作者的出现也不在少数;但是,综观我们儿童文学的出版物和发表物,真正在小读者中间有广泛影响并为他们津津乐道的作品,却还是并不多见。随便举个例子吧,象《三毛流浪记》那样老少皆知的作品,象《小兵张嘎》那样成为几代小读者保留节目的作品,还不易顺嘴就可以举出来吧?就目前创作思想的空前活跃、发表园地的空前繁荣、创作队伍中新生力量的不断涌现而论,我们应该有更多更好的《三毛流浪记》,有更多更好的《小兵张嘎》。然而我们在创作中还没达到应有的成就。原因在哪儿呢?

我们有的儿童文学出版部门和儿童文学刊物,提倡儿童文学作品紧密结合儿童的年龄特点,紧密结合儿童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这是对的,应该的,非此不行的。儿童文学作品脱离儿童的年龄特点,脱离儿童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那就不成其为儿童文学了。所谓儿童的年龄特点,所谓儿童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在这儿,也就是指一定年龄阶段的儿童(当然包括少年)对文学作品的一定的特殊要求,譬如说,他们的欣赏趣味、阅读爱好、接受能力和接受教育的基础、范围等等。

那末,由儿童的年龄特点所决定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究竟是怎样一个实际呢?

有人以为,既是儿童的实际,那当然指的是“孩子世界”的小天

地了。是的，孩子正处于生理、心理的成长发展阶段，他们对宇宙万物的看法，他们的思想感情，的确有不同于成人之处，他们在精神上的确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孩子世界”。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他们的“孩子世界”始终存在于和成人共同生活的人类社会中，他们的“孩子世界”始终受到“成人世界”的约制、支配和影响。没有脱离“成人世界”而存在的“纯粹的孩子世界”，也没有脱离成人生活而存在的纯粹的儿童生活。儿童的实际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呢？归根到底，是一个与成人共同生活于其中、与成人一起构成的社会实际——包括学校和家庭等社会细胞。

可是我们有的儿童文学作者却往往不是这么看、这么想的。在他们的作品里，虽然也出现一些成人的形象，虽然也写到成人对孩子的某种影响（实际生活如此，使他们无法在作品中完全摆脱成人），但他们对于作品源泉的社会生活的理解，他们写作儿童文学作品时的主观要求，却始终把自己局限于“纯粹孩子世界”的小天地里。因而，无怪乎有一位作者在发表了若干篇作品以后，感到生活中该写的题材（当然是儿童生活题材）已经全都写遍了，要继续写，只好把写过的题材再周而复始地重复一遍了……

也许这位作者心目中的“孩子世界”是特别纯而又纯的，以至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题材枯竭的苦恼；但在创作中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观念的束缚和限制，不敢让自己的作品题材跳出“纯粹孩子世界”小圈子的作者，那就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的了。

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我在本文前头列举过的那些作家们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吧，从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到冰心的《寄小读者》，它们的题材范围，它们的思想意义，有哪一篇是局限于“纯粹孩子世界”的？虽然它们也大都以儿童作为主人翁，但那里的儿童生活总是和成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总是和当时的时代、当时的整个社会息息相关的。有经验的作家都懂得，文学作品必须忠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就算是以儿童作为主人翁的作品，也必须忠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有经验的作家不会把自己的作品题材局限于人为的“纯粹孩子世界”中，因为这样的“孩子世界”在天底下是没有的。只